

小說組  
第2名

# 臺大醫學校區楓城新聞與評論 第13屆(109年度)徵文比賽



得獎人：鄭紫旋

就讀系別：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  
一年級

得獎作品：愛上一個人

得獎感言：

雖然本身不是同性戀，但身旁有許多這樣的朋友，所以試希望藉由短篇小說，讓更多人知道他們的愛與我們無異。



## 愛上一個人

醫技一 鄭紫旋

「她在睡覺。」

轉過頭，看見芳寧學姊尷尬地說著。走廊外的天氣很好，太陽高掛，但卻少了夏日的那種焰氣，有的只是春日的溫柔，確實是個適合睡覺的日子。

「那幫我跟她說兩節數學課夠她睡了。」我禮貌性地笑了下，但嘴角卻叛逆地僵硬，拉不出彩虹的弧線。

「額……這……」學姊有點為難地望向教室窗邊的位子，而位子的主人正趴在桌子上，臉背向我們，漆黑的長髮隨意垂落於桌邊。「我知道她沒睡。」我直勾勾地盯著學姊，很肯定地說：「現在醒著。」

「這……好吧。」看著我的眼睛幾秒，學姊嘆了口氣，無奈地轉身進教室，走到那個位子低頭說了幾句，只見位子的主人倏然起身，隨後不耐地向我走來。

果然……不行了嗎。我突然感到有些鼻酸，一瞬間，我想就這麼掉頭就走，然後一直逃避下去。

芳寧學姊有點擔心地望向我們，而教室裡其他學生也偷偷地瞟向我們，眼神中閃爍著孩童時廟前戲劇開始前的期待。

煩人。

到底人類為甚麼會對事不關己的事這麼感興趣？是因為自己的人生太過無聊嗎？還是因為沒有更有意義的話題可以跟身旁的同伴聊？所以推使著人類非得拿著瓜子看著別人的私事，然後私下跟旁人品頭論足，在不明事件全貌下，好似自己是個正義的法官在評斷他人是非對錯，為公道發言而沾沾自喜。

「陳欣慧，我下禮拜還有模擬考。」平板的語句讓我回過神來，聚焦便見蘇育半睜著眼，身子為靠在門邊，語氣有些不耐。

「我知道，但我也知道妳其實並不在意，

妳只準備學測，不是嗎？」我努力穩定情緒，讓自己看起來堅強一點，「這邊談？」我伸手握住了她的手，像是當初她牽起我的手一樣。

「……我現在不想管這些。」蘇育垂下了眼，將慢慢地手抽回，「妳回去吧。」

「如果我拒絕呢？」我加大了力道，因為我知道此時一旦放手，一切就真的結束了，但內心卻在叫囂著放開，深怕一不小心便將這纖細的手給捏碎，「我們需要談談。」

「……」

我直接抓住她的手就往樓頂走，她沒有掙扎，只是沉默地跟著我走。

她真的很慘忍。我在內心苦笑道。

其實我們都很清楚這是最後了，我們的關係注定像是人魚的泡沫般，即便沒受任何外力，當朝向光浮到海面時，那曾裝滿幸福的泡泡也將破裂，曾經共有的記憶將會沉澱到深不可見的海溝中，在浩瀚的未來中不再復存。

那不如由她親手捏破吧！

我自私地希望她可以現在立刻用力甩開我的手，歇斯底里地對我瘋狂罵道，讓我至少在這場沒有對錯的情場上，可以一廂情願地去怨恨她。

但她沒這麼做。

她太溫柔了，就像我第一次遇見她一樣。

她的班級原本就在五樓，頂樓並沒有很遠，很快就到了。

頂樓的門依然開著一小條縫隙，剝落的油漆掉在覆蓋灰塵的水泥地上，裸露的部分鏽蝕嚴重，推門時還會碎裂掉落。

我站在門前，卻沒有勇氣推開它，它是我們的開始，卻也將是我們的結束。

一包面紙遞給了我，我抬頭看向蘇育，才發現視線早已糊成一片，淚水不爭氣地落下。

如果當初我不要握住那隻手的話，現在是不是就不會這麼痛苦了？

蘇育拍了拍我的肩，就像當年一樣，溫柔而令人安心，然後伸出手推開了門。

「走吧。」

門發出咿呀的聲音，一陣強風衝撞了進來，吹散了蘇育的頭髮，逆光下，她胸口的年級槓彷彿回到了兩槓，一切，彷彿回到了當年……

□□

『我覺得我們不適合，或許妳本身就不是很黏人的人，我也覺得彼此有足夠的空間是很重要的，但這一年和妳相處下來，我覺得妳並不是很愛我。我知道妳都會傾聽我的意見，都會陪我去想去的地方，還會陪我一起讀書、幫我複習考試重點，我知道妳對我付出很多，但我感覺妳只是像在做妳自己認定女朋友應該做的事，像是在執行任務般，一項一項地完成妳的預期，我感受不到妳的愛。對不起，我們分手吧。沒有誰對誰錯，只是不適合，或許在未來妳會遇見比我更適合妳的。祝福妳。』

關掉手機，失去螢幕的光使原本燈管就壞掉的頂樓樓梯間顯得更加昏暗，微微仰著頭，欣慧有些失神地望向天花板。

說實在，她其實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

記得在國中畢業紀念冊上，好像有個老師寫道：希望妳在未來會學會愛人。

但她不是很懂甚麼是愛。她知道父母對她是愛，她能感受到那種任勞任怨無私奉獻給她的愛，只因為是她，因為她是陳欣慧，因為她是他們的女兒，所以無理由地愛。

對她來說，愛就是無私，是種沒理由地付出，因此也不能有所期待，一旦有了期待，也只是算一種交易，一種以愛為貨幣換取期待事物的買賣。

所以她一直不懂，不懂何謂愛。對她來

說，人是自私的，並不存在損己的付出，即便是世人所謂犧牲自我的人，說到底也只是因為自我滿足，對於這種人來說，失去的滿足感大過於擁有的滿足感罷了，就如同日本作家三秋縊曾在書中寫道：「世上的確有些人不排斥自我犧牲，但是對他們而言，他們那樣做也是因為從犧牲的行為中獲得的滿足遠大於所失去的，因此以『自己的幸福』為優先這點仍是不變的事實。」

但這與父母的愛矛盾，她不懂，只因為她的身分所以得到父母的愛，還是只是她沒想到藏在那些愛背後的動力？

無法理解。

像是缺少了某種人類該有的感情，她的生活沒有歡天喜地的狂喜，但也沒有滔天巨浪的悲傷，有的只是穩定。

其實這樣的生活也沒甚麼不好的，只是當看到故事中王子與公主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時，不免會羨慕。

如果自己學會去愛人時，是不是也能得到童話的幸福？

所以她試著去愛人。

初中時班上有個男生明顯對她有好感，雖然她對那個男生並沒什麼感覺，但還是跟對方告白了，她還記得對方臉上流洩出的驚訝與狂喜，這就是被愛的幸福嗎？

後來的一年裡，她成為了他的女朋友，陪他走過各個地方，和他看過無數場的電影，與他在黑暗中牽起無數次的手，但卻從未有過任何書中的怦然心動。

而現在分手了，卻連一滴眼淚都掉不出來。

或許是因為這不是愛吧。她自嘲地抽動了下嘴角，其實她也很清楚，當她作為女孩的女朋友時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去體會甚麼是愛，她的行動已成了購買愛的意義的貨幣，只能稱得上一場廉價的買賣。

我大概真的一輩子都無法愛人了吧。

欣慧靠著樓梯扶手，慢慢地閉上眼，身體感覺逐漸沉重，像是被拋棄的船隻不停地沉入

海底。

很多勵志的話語都說這世界需要愛，那麼無法愛人的我，是不是不被這世界需要呢？

一瞬間，她希望就這麼一睡不醒，像鐵達尼號在海中鏽蝕風化永不復存。

「在這裡睡覺會感冒喔。」

誰？

勉強睜開眼，據說是為了安全所以不讓學生進入得頂樓的鐵門被敞開，外頭的陽光照射了近來，讓已習慣黑暗的欣慧感到一陣暈眩，用力眨了眨眼，只見一個人影的長髮輕輕地飄散在空中，在逆光下，猶如神的剪影般動人。

那個人咿呀地關上門，周圍再度恢復昏暗，卻也因強烈的對比造成整個視線漆黑。

「妳在這裡做甚麼？」那個人似乎並沒有離開，而是直接坐在欣慧身旁，輕聲問道。

「不……沒什麼。」視線漸漸恢復，欣慧才看清身旁的人影。

是個很漂亮得人，端正的五官配上柔順的長髮，胸口繡著兩條紅槓，顯然是二年級的學姐。

「為甚麼妳會從上面下來？」如果沒記錯的話，學校頂樓之前確實是鎖著的，之前剛來學校時她也有試圖去漫畫中常出現的頂樓參觀，但那時儘管鎖鍊鏽蝕，依然有著無法破壞進入的堅硬。

「上個月好像修水塔的工人忘了關，所以我就上去嘍。」她吐出淡粉色的舌頭，像個調皮的小孩般笑道：「別跟別人說喔。」

「……喔。」其實欣慧根本不在意對方做了甚麼，畢竟只是一面之緣，連娛樂性質的午時八卦都談不上。

「太好了，那作為回報，我也會替妳覺得人生無望的事保密的。」

「喔，謝……蛤？妳說甚麼？」欣慧愣了下，瞪大著眼，轉頭看著身旁的學姊優雅地站了起來。

「妳在自我厭惡，對吧？」拍了拍裙子上的灰塵，學姊將手伸了出來，「每個人都會有人生低潮，畢竟沒有人是完美的，如果一個人認為自己是完美的，那他不是連反省能力都沒有的笨蛋，大概就是神了吧。對我來說，正因為人有缺陷，所以才有存在的價值，如同基督的原罪觀，生而負罪，為贖罪而活，所以才要去學習，如果以無罪的姿態來到這世上，那又為何而活？不是嗎？每個人背負的罪有所不同，雖然我幫不上妳，也不想幫妳，但我不介意當妳的傾聽者。」

「……一般不是會說：『我會盡全力幫妳！』的嗎？」

「但妳也知道那是不可能的吧。」學姊苦笑了下，「即便費盡了唇舌，若對方看不開依舊沒轍，最後也只會以『我盡力了』草草收尾。我覺得這種半調子的溫柔才是最大的傷害，給了一燭光芒，卻無法完全照亮整個夜晚，只會在熄滅後襯得夜更加寒冷。」

「呵……確實呢。」人若不自救，大概連神都救不了。握住了學姊的手，欣慧笑了下，不知多久笑的時候不再聽到靈魂碎裂的聲音了，「我的抱怨可是很長的喔。」

「來啊，反正我沒社課。」學姊把我一把從地上拉起，「蘇育。」

「陳欣慧。」

於是，她們牽著手，推開了門，走進了陽光下。

□□

「我看到豪跟二班的女生走在一起？」欣慧躺在蘇育的大腿上，聽著她跟芳寧學姊的對話。

自從上次在頂樓抱怨完後，她們的關係漸漸好起來，從一開始的約吃午餐，到一起出來逛街，她們的感情越來越濃厚，最後，她們在一次的放學後的漆黑教室裡，吻了彼此。

她們交往了。

雖然欣慧不確定這是不是愛，但她確實走進

了她的生命裡。

她也認識了蘇育的朋友林芳寧學姊，而也知道她們口中的豪是指她們班上的一個男生，聽蘇育說芳寧學姊跟他的關係很好。

「嗯，我知道，他有跟我說，那是他女朋友。」芳寧學姊很淡定地拿出保溫杯倒了綠茶在瓶蓋中。

「噗咳！」只可惜蘇育就沒這麼淡定了。

欣慧連忙翻個身坐起來，拍拍蘇育的背，減輕咳嗽的不適。

「……芳芳，別去潑人家硫酸喔。」都說不會叫的狗會咬人，蘇育完全不想看到改天社會版頭條出現她朋友的名字。

「……並不會。」

不知道為甚麼芳寧學姊的眼神很奇怪，不是怒火熊熊的燃燒，也不是深不可見的悲傷，感覺……比較像是霧境環繞的迷惘？

學姊似乎是在思考甚麼，雖然嘴巴碰著瓶蓋，卻沒喝一滴茶水。

「就是啊，要潑就要潑卸妝水，最好是在學長面前潑。」欣慧玩笑式地比了個讚，想緩和下氣氛。

「白癡喔，甚麼都別潑啦。」蘇育好笑地摸了摸她的頭，把微捲的頭髮弄得更亂，「就算不會上社會版，但還是會上討論看板的啦。」而且品頭論足的都是在校學生，想逃都逃不掉。

這點顯得諷刺，如果潑了硫酸，被潑者的人生近乎毀了大半，但加害者在被送往拘留所或監獄後，那些輿論都傷不了當事者，出來後，世人也早已被新的事物吸引而忘卻；相反的，如果是上討論勘版，當事人將一直活在輿論中，即便在數年後的同學會上，仍會被拿來當作共同話題。

這樣的話，究竟哪個才算懲罰？失去自由卻被保護在一個安全的環境，還是雖然自由，但心靈與精神仍在佈滿荊棘的牢籠中？鐘聲響了，午休時間結束了，她們收拾東西

便離開，只留下微風迴盪在無人的頂樓上。

□□

那一晚，欣慧並不是睡得很好。

芳寧學姊的眼神仍在腦中留下殘影，她不懂，學姊應該是喜歡學長的，但為甚麼當自己喜歡的人身旁不是自己時不會傷心？

如果今天是蘇育呢？如果今天是蘇育交了個男朋友的話，她會傷心嗎？

不知道。

她不知道現在的自己對蘇育的感情是甚麼，她們是戀人，所以她應該要生氣，但她們間卻從未有過任何承諾，她們的關係沒有經過任何告白，她們雖然牽著對方的手，卻沒有任何責任將她們銬在一起，她們十指相扣，只因為捨不得放開指尖的溫暖。

但如果有一天彼此鬆開了手呢？

她不知道。

可如今回想，當時會這麼在意學姊那眼神，或許是因為熟悉吧。

那雙在鏡中見過的眼神。

□□

升上二年級後，欣慧依舊像以往一樣找到蘇育的班級，往窗戶看，看見熟悉的身影坐在窗戶邊，正想請其他同學幫忙叫她時，她看見一個男生走到蘇育對面的位置上直接跨坐在椅子上，手上的便當放在蘇育的桌子上，然後跟蘇育講了幾句，只見蘇育就掩著嘴笑了出來。

「找蘇育嗎？」一個班上的學姊看到了她，因為一年級時經常來他們班找蘇育，所以他們班的人對她大概都有印象。

欣慧點點頭，於是那學姊就轉過身直接對蘇育喊到：「蘇育~外找。」

只見蘇育看向她這，然後跟對面的男生說了幾句，便小跑步的過來，而鐵盒的便當卻留在桌上沒有拿來。

「抱歉，今天我就不去了，我們要討論

一下畢業影片。」蘇育雙手合十，笑著跟她道歉，「幫我跟芳芳說一聲。」

「喔……好吧。那我五點來找妳，今天我要去上數學，一起去火車站？」

「好啊，那到時見。掰掰。」

「嗯，掰。」

看著她小跑步回到座位，然後愉快地坐了下來跟對面的男生說了幾句，對方似乎回了有趣的話，只見蘇育又笑了起來，而那種笑容，不是欣慧熟知的那種大姊姊般溫柔的笑法，而是像無憂無慮的小孩般燦爛的笑。

欣慧轉身默默地往頂樓走，雖然今天她不在，但在那裏度過午休已然成了習慣。

「今天只有妳來啊？」芳寧學姊靠著欄杆，微微側過臉看著她。

「她說要討論畢業影片。」

「是喔？還真積極。」

學姊的話似乎略有所指，聽的欣慧心頭一縮。

積極是指影片吧？

是啊，不然還能是甚麼？欣慧在心中如此自答道，但冷汗卻浮現在額頭。

欣慧沒有回應，學姊也沒再說話，她們之間本來就不算熟，她們會認識只是建立在都是蘇育的朋友，而如今當事人不在，誰也不知要說甚麼。

於是，頂樓只剩風在唱歌。

欣慧打開飯盒，腦中想著蘇育跟那個男生的場景，心頭很酸。

蘇育也有自己的交友圈，她也無法說甚麼，但她已經習慣了彼此相互依偎在一起時的溫度，而如今看見她身旁圍繞著其他人，回頭一看，卻發現自己身旁竟是冰天雪地。

她並不是沒朋友，只是她一直扮演著小丑，扮演著同學期望的人，即便笑得臉頰發燙，她的心卻急速冷卻，甚至會聽見靈魂凍壞碎裂的聲音。

只有蘇育，才能讓她覺得自己是活著的人。

「啊，戀愛是甚麼感覺？」芳寧學姊突然問了句，讓欣慧嚇了一跳。

「甚麼意思？」

「雖然沒有明講，但妳們在交往吧？愛上一個人是甚麼樣的感覺？」

她們的關係從未向外表白，大部分的人都認為他們只是感情很好的閨密，畢竟誰能想到兩個女的會是以戀人的身分走在一起。她們的關係曖昧，但她自己也很清楚，這只是場過家家，她們的關係是越界的，她們都手必定有鬆開得一天。

現在，蘇育身旁出現所謂正確的人，是時候該放手了，但欣慧卻想狠狠抓住那隻手。

這是愛嗎？

她知道愛有獨佔慾，但她對蘇育的佔有慾難道不是單純貪婪餘溫的自私？

「……我不知道。」

「今天蘇育跟鈺翔在一起討論畢業影片，妳會不開心嗎？」學姊的聲音輕得彷彿隨時會被吹散，但她所說的話卻重擊欣慧的內心。

當然不開心！怎麼可能開心！但自己又憑甚麼不開心？自己又是以什麼樣的角色去不開心？

「……不知道。」

「……這樣啊。」學姊若有所思地望著樓下，眼中閃著迷惘，卻又有著悲傷的眼神。

順著她的目光，欣慧看到豪與二班的學姊牽著手在榕樹下散步。

□□

下午五點鐘一響，欣慧便飛快地抓著書包就衝到蘇育他們班，此時的她只想快點見到蘇育，想要快點把心中的不安甩掉。

她們的關係不會變的，對吧？

但到了他們班，環顧了四周，卻沒看見熟悉的身影。

後來班上一位學長過來跟欣慧說他們似

乎是還要討論，所以託他轉告讓她先走，不用等。

欣慧雖然有些不爽，但還是獨自一人去了補習班。

但如今回想，如果當時她去找到蘇育，去要求她陪她一起去車站，是不是現在會有所不同了呢？

後來的兩個月，蘇育常常要討論畢業影片，漸漸地她不再跟欣慧一起在頂樓聊天吃便當或一起去搶校車座位到補習班。

一方面是蘇育學測的成績十分優異，近乎十之八就可以上她的理想大學，另一方面是離畢業典禮只剩不到兩個月，三年級的時間不多了。

儘管合理，欣慧卻十分鬱悶，但她也不知道這份心情是甚麼，所以她甚麼也沒做，就這麼讓時間過去了。

一次課後，欣慧並不急著回家，畢竟現在家中應該也沒有任何人，所以她就隨意地晃到了附近的麥當勞，點了份套餐便坐在透明窗前的座位上，邊咬著不怎麼熱的薯條邊看著底下川流不息的車輛。

這些車輛中，大概有幾輛是為了愛人而行駛的吧。

那我呢？我對蘇育的感情是甚麼在驅使？

欣慧機械式地咬著薯條，出神的想著。「這邊喔！」

熟悉的聲音令欣慧心頭一驚，透過玻璃的反射，她看見那熟悉的身影背對著自己坐在斜對角。

「妳宵夜吃這麼多啊？」鈺翔笑著將托盤放到桌上，很自然地坐在蘇育的對面，「不怕胖啊？」

「放心~三年級的胖不算胖，頂多是豐腴。」蘇育裝出驕傲的樣子，用鼻子得意地哼了兩聲。

「什麼鬼啊。」鈺翔笑了出來，蘇育也跟著笑了。

在旁人眼中，他們就像對情侶吧。欣慧在一旁想道。

那種心酸的感覺又回來了，惹得她一陣反胃。

為甚麼她會在這裡？不是說要討論影片嗎？為甚麼會跑到這裡像約會一樣一起吃宵夜？為甚麼現在在她身邊陪她吃的是他不是我？

她感覺自己像被欺騙了，但更多的感覺是被拋棄了。她覺得憤怒，想要衝過去對她嘶吼，可心中又有個聲音：但又為甚麼要是我？

是因為愛嗎？

她不知道，她不懂愛，又或者她不願承認那是愛。

其實那時在頂樓被芳寧學姊問時，又或者更久，她就知道自己愛上對方了，只是她不願承認罷了。

她早就知道愛是無理由的，是無根據的，是一種近乎野獸本能的感覺，根本沒有時間去思考是不是場交易。

但她一直不願去正視，一直試圖去合理化愛情，一直欺騙自己不會去愛人，因為害怕付出卻一無所獲，甚至遍體鱗傷。

膽小鬼。

她並不是甚麼缺陷的人，就只是隨處可見的膽小鬼，如同太宰治說的：「膽小鬼，連幸福都害怕，連碰到棉花都會受傷。」

所以她閉上雙眼，寧可相信世界是黑暗的，也不敢掀開眼皮去確認，怕一旦睜開了眼，卻發現這真的是片無星光的黑夜，那她便會發現自己早已被凍死的事實。

所以她說她不懂愛，至少可以騙自己現在是溫暖的。

可如今一切都來不及了，一抹流星掀開了她的眼，使她不得不正視這一切。欣慧看著蘇育他們的身影，下定了決心。

如果是無光的夜晚，那就自己點燃蠟燭吧。

即便可能會熄滅……

□□

吃完後，鈺翔便提議送蘇育到捷運站，而她也同意了。一路上，鈺翔說了許多有趣的話題，她難得覺得如此放鬆，自從面試完後，雖然說她算是半個大學生了，但在面試結果還沒出爐前，她的心仍然懸在空中，每天早上都提心吊膽地打開簡訊看有沒有入取通知。

她其實那陣子都很焦躁，她想準備指考作為保險，但卻一個字都讀不下。

而剛好，班級畢業短片抽籤時抽中了她，而同樣被抽中的鈺翔又很風趣，讓她心情放鬆不少。

到捷運站後，跟他揮揮手道別，她哼著輕快的曲調到下面等車。

「蘇育。」

耳熟的聲音在高音處畫上休止符。

「欣慧！妳怎麼在這裡？」蘇育有點訝異，看了看手錶，銀色的指針顯示著十點五分左右，但她記得她的課應該九點就結束了。

欣慧並沒有理會她，只是大步向前跨了兩三步到了蘇育面前，在她還來不及反應的時候一手抱著她，另一手托著她的下巴，直接吻了上去。

甚麼情況？！

蘇育一瞬間腦袋空白，連反抗都忘了。人群開始圍觀，甚至有些人已經拿出手機開始錄像，但欣慧並不在意。這吻持續了幾秒，隨後蘇育才回過神來開始掙扎，推開了欣慧。

「陳欣慧！妳瘋了嗎！」她退了兩步，擦著嘴角直接對她破口大罵。

「蘇育，我喜歡妳。」欣慧並沒被激怒或退縮，她很認真地看著蘇育的眼睛，看著

對方眼中倒映著自己的身影，一瞬間，她看見了一頭野獸。

瘋了嗎？或許，她從未像現在這樣執著過甚麼，因為她知道一旦在意了，當失去時的空虛感往往會讓人一蹶不振，所以她從來不去緊握任何事物，讓一切順其自然地留在掌心或流過指縫。

但她不想再鬆著手讓一切隨緣，她喜歡蘇育，她愛蘇育，這一次她不想再放手了，即便會被薔薇扎的鮮血直流。

「這我知道啊……妳在說甚麼……」蘇育看著欣慧，聲音有些顫抖，她也喜歡欣慧，也曾想過她會是生命中的另一伴，但如今鈺翔踏入了她的生活中，雖然說她並不是愛上了鈺翔，但她卻無法克制自己不去想或許她其實能來段正常的愛情。

「不，妳不知道，妳不懂。」欣慧伸出手牽起她的手，眼淚卻不爭氣地掉了下來，她第一次知道原來自己動情這麼深，「妳可以去愛上別的男人，去談一場世人認為正常的愛情，但我不行，我只喜歡妳，我他媽的就只喜歡妳！」

蘇育卻嘴巴張合著卻說不出話來，看著欣慧瀕臨崩潰的模樣，她才發現自己在無意間竟將對方逼到這種地步。

蘇育知道她應該去擁抱對方，去親吻那因徬徨流下的淚水，去對她說我愛妳，讓她不再如此不安。

但她甚麼都沒做，她僵著身體，一動也不動。

列車進站的音樂響起，車身劃破空氣引起的風迎著欣慧的面而來，蘇育背著風，頭髮被吹散，制服與裙子也隨之飄動。

「……我的車來了……先走了。」車門緩緩開起，蘇育沙啞地說著，便慢慢地抽出手，「抱歉。」

說完，她便轉身躲進車廂人群中。

車門緩緩關上，隨後行駛離去。

車站再次颳起風，吹著欣慧的制服，吹著懸



空在那的手，卻吹不乾臉頰的淚水。

□□

風很大，只可惜吹不走心痛。

蘇育靠著欄杆，看著底下一年級儀隊正在為了九月招生表演練習，而一旁的二年級則毫不客氣地指責不當之處。

「真快呢，時間。」蘇育喃喃地說著，「馬上就要畢業了，而妳也要升上三年級了。」

「是啊……」我如此回道。

時間無法回溯，過去只能泛黃。沒有所謂的如果，當初握住了那隻手已然造就了現在的我們。

我們彼此沉默了，只有風在擁抱著我們，氣流蜷伏在身旁，卻捲不住必來的結局。

沉默終究被打破，故事邁入最終章。

蘇育深吸了口氣，轉過身來看著我說：

「抱歉，忘了彼此吧。」

「為甚麼？」我望向她，努力不讓淚水掉落，「我們在一起的時候不快樂嗎？為甚麼不能在一起嗎？如果有甚麼不足，我可以改啊，我也可以給妳那個男生給妳的，只要給我時間。」

「不，不是這個問題，也不是因為他。」蘇育搖搖頭，按著太陽穴，嘆了口氣，「我們都是女的。」

「這有甚麼問題？」我疑惑了，「我愛的是妳，不是妳的性別，愛是一種情，我不在意妳是女的……」

「但我在意！」蘇育第一次用力地打斷我的話，甚至煩躁地抓著她的頭髮，過去的氣質已然不復存，「我在意。就算同性戀意識抬頭，一對男女情侶在路旁接吻大家覺得正常，但一對女女在一旁接吻，路人不多瞟個幾眼絕不會罷休。同性戀或許不犯法也沒有錯，但那是 abnormal。我沒辦法承受那樣的目光，那種像是觀看異類生物的目光。而現在班上的同學都用這樣的眼光看我！」

「甚麼意思？」

「有人拍到了。」蘇育的語氣瞬間冰冷。

「但我們沒做甚麼奇怪的事……」

「這就是奇怪的事！我們的關係本身就是件奇怪的事！」她抓住我的肩，指尖用力地蒼白，深深嵌入我的肉中，「欣慧，我們是不行的，這不正常。」

「妳不喜歡我嗎……？」我帶著哭腔問道。過去太多的回憶像是海嘯般席捲而來，有太多次的肢體接觸我感受到火熱的溫度，只是當時我還不願承認罷了，而現在回想起來，其實我們潛意識中都在渴望著彼此。

「不，喜歡，我也喜歡妳，當那天妳吻我時，我真的很開心，我想回吻回去，我想用力抱著妳說我愛妳，但我卻動不了，我內心自私地告訴我趁機放手，去找段正常的愛情。」蘇育也哭了，「不行的，我們不行的。我們的愛錯了，愛到錯誤的人了，只是今天給妳溫柔的是剛好我，但如果今天我曾所做的一切都是另一個人做的話，妳還會喜歡我嗎？」

「我……」我回答不出來，我想跟她說愛是野獸的感覺，不是因為妳做了甚麼所以我愛你，但如果真的像她所講的，如果那時真的是另一個人在相同時間相同地點對我伸出了手，我是不是今天愛上的就是那個人了？

我無法否定。

「這只是巧合，妳該愛的人不應該是我。」

這只是一場美麗的錯誤。

「可、可是，當時就是妳，就是妳……」

我感到全身顫抖，感覺世界開始反轉，我試圖想說些甚麼說服她，但講出的話卻細不可聞，風一吹就消散。

「抱歉，給了妳半調子的愛。」

她放開了我，從我身旁擦身離去，一瞬間，我看到她的眼神很悲傷。

咿呀地一聲，門被關上了，只留下我蹲在那裏哭泣。

□□

「我看到了。」

晚上熄燈時，大我兩歲的姊姊突然跟我這樣說。

「甚麼東西？」今天的事讓我疲憊，想要甚麼都不管就睡，哭腫的眼睛發酸，隨時都會闔上。

「在討論勘版上的視頻，妳跟一個女生在捷運站接吻。」

我心頭一驚，但很快就故作鎮定地反問了回去：「那又怎樣？」

「怎樣？除了叫妳別這樣還能怎樣？」她翻了個身，用手肘撐著身體看向我：「想成名也不是這樣成的。」

頓時我一把怒火油然而生，想到蘇育說的，又聽見姊姊這樣指責，我忍不住怒火道：「和女生接吻怎麼了？妳和妳的男朋友不也會接吻嗎？愛難道還要分性別嗎？愛一個人，所以親吻對方，難道不正常嗎？我的愛並不會因為對方是女生所以比妳少。憑甚麼你們都要指指點點，把我們當耍猴的看？喜歡同性錯在哪？」

我整個憤怒越燒越旺，同性戀到底錯在哪？在我們眼中，你們異性戀才是異類，那為甚麼只有我們要被這樣看待？因為你們是多數嗎？

「既然妳覺得妳是對的，那就不要責怪別人的目光啊。」

姊姊的一句話讓我瞬間冷卻，整個人愣在原地。

「怎麼看待事物是個人自由，敢愛不敢被說，我看妳所謂的愛也就爾爾吧。」姊姊冷哼了一聲，便翻過身，拉上被子，不一會兒便傳出平穩的呼吸聲。

我關了桌燈，在黑暗中安靜地爬到床上，卻怎都睡不著。

她的話給我很大的衝擊。

確實，自己沒做錯，管別人怎麼看。雖然經常聽到同性戀團體常在高喊社會沒給他

們一個友善的環境讓他們自由戀愛，但如果真的愛的深的話，又怎麼會在意他人目光？就像在平交道響鳴後停車，並不會因為後方的車按喇叭而向前行駛一樣，有時前面的車甚至還會搖下窗罵回去。那為甚麼同性戀的愛情不能這麼理直氣壯？

我不懂。

也不想懂了。

明天，我跟蘇育的事會傳的更大吧。然後自以為是的人會開始高談闊論，我們想逃也逃不掉這透明的監獄。

我緩緩地閉上了眼，讓黑暗覆蓋我的視線，然後告訴自己，現在，是溫暖的，即便蠟燭已被吹熄……

## 得獎作品：愛上一個人

### 評審賞析：

這篇小說文字老練，處理高中生女女戀過程的情感認同、疑惑、掙扎與抗議。小說前半敘事線條稍嫌混亂，人物辨識度較低，但後半慢慢聚焦主題，讓人恍然大悟。此文最大的優點是凸顯了箇中複雜的心理轉折，以及現實的壓力與眼光。針對同性愛的困局，作者沒有一廂情願的簡單解決方案，但也沒繳械的放棄，而是細緻處理箇中的轉折、堅持和疑惑，這是此文勝出之處。但敘事修辭有過多散文抒情框架，可再加強。



小說組  
第3名

# 臺大醫學校區楓城新聞與評論 第13屆(109年度)徵文比賽

得獎人：李玉婷

就讀系別：口腔生物科學研究所

博士班三年級

得獎作品：情殺

得獎感言：

謝謝評審厚愛，辛苦了！靈感來自於現代人對愛的偏執與誤解。  
希望我能夠一直寫下去。





## 情殺

口腔生物科學研究所 博三 李玉婷

「抗議不平等！拒絕打折！」

立法院外面的抗議聲震耳欲聾，麥克風一聲令下，聲波如同千軍萬馬來支援。人人臉上激昂亢奮，緊皺的眉心像是個個解不開的結，糾的是地上人們認為的不公正，

喊出的是自身的理念跟正義。

「歐——伊——歐——伊」

而台大醫院這邊也傳來了呼嘯而過的緊急救護車的聲音汽笛聲，大雨滂沱，像是老天要把這些人聲鼎沸都壓到底的霸氣。

「輕一點，輕一點。」

從救護車擔架上被抬出，救護員都已經再三仔細，但些許的震動，仍讓躺在擔架上的她遭受極大的痛楚。

「兩女一男，情殺。」

她可以聽到兩個醫護人員急促地在自己身旁快轉似地交班著她受傷的情況，「化學灼傷跟刀傷，兩個女生都很嚴重，得要先處理皮膚。這兩位是夫妻，另外一位是……」

「是什麼？」

「呃……」

她的推車被疾行送入電梯，準備往手術房前進，交班的醫護人員被狠狠地甩在後頭，聽不到她最後在世人眼中的身分是什麼。

到底是什麼？

她想哭，無奈什麼也流不出，在愛情裡的身分她是委屈的次等公民，甚至該說是逃

犯，是奴隸，是見不得人的過街老鼠。身體的水分像是被硫酸給引了魂似的，全給了傷口，留下乾涸的驚慌的眼神，以及怵目驚心的粉嫩眼輪匝肌。

「來，我幫妳打點滴喔。」

電梯甫出，又是另外一片鋼鐵世界，通過一片又一片的自動門，看到的是一片綠色的醫護人員。

「來，我們吸一下氧氣。」

醫護人員接起一枚透明面罩，往她殘破的臉皮上一蓋，某種氣體從管子裡噴發，一瞬間，她失去了意識。

大寶。

她心心念念想要找大寶，可她已經無法起身，她的心裡想著的，就只有大寶。

如果她跟大寶要有一個人死，那她寧可是自己。

一直以來她以為自己就是這樣了。

怎麼也沒有想到，會介入別人的婚姻裡。

愛裡的第三者，究竟要怎麼定義？

遇到大寶的那一年，她被大寶的英姿颯爽所吸引這世界上怎麼會有如此好看的人呢？如同模特兒般的身高、敏捷的運動神經、打起球來的狠勁、念起書來的聰穎……原來真有靜如處子，動如脫兔的人存在。

然而大寶還是有不拿手的東西，那就是美術。

她成了大寶的美術小打手，替大寶代畫任何美術老師出的作業。然而她沒有同大寶

說的，是她無論怎麼畫，都覺得沒有一幅風景，比大寶還要令人讚嘆。

大寶的存在就是上帝的傑作。

溫水煮青蛙，大寶與自己談起戀愛，這份愛情對她來說就像是中了樂透彩一樣。

她跟大寶高中時期的那一段，是她心裡最珍貴柔軟的一塊寶，若不是因為雙方父母硬要拆散，她相信這輩子她不會跟大寶分開的。

她的心死了，至此行屍走肉，再也畫不出任何畫。

這世間的價值，總把真愛輕賤，麵包掛帥。她知道自己出身不好，配不上大寶，她得要打個兩份工，才能維持住學貸跟家中的負擔，太多現實如蛀蟲，啃噬的是年輕的靈魂，帶走的是肝的青春，還有如河水般止不住的無奈憂傷。

畢業後她保持獨身，沾染著一身銅臭，每日股市價碼、期貨價碼、買進賣出，替顧客做理財規劃、財產投資、曾經肚餓為錢發愁的她，最能體驗金錢的難能可貴，她替別人理財，籌畫未來藍圖，也能從中分上一杯羹，勸說人掏錢投資這件事，她做起來得心應手。漸漸的她有名氣了，一些理財節目，都紛紛請她上通告。三寸不爛之舌就像是海上的人魚，唱著發大財的童謠，曾經她最渴求的金錢，神聽從了她的呼喊，源源不絕地來到她的身邊，只是代價是，令她永遠失去了愛的能力。

日復一日的賺錢，這樣的生活已經麻痺而僵化。然而這卻是她活在世上的軌道，一如衛星繞著地球，轉不出手掌心。

「等等那對夫婦進來公司，妳可要火力

全開促銷咱們最近推的理財規劃 A 級套餐，知道嗎？」

腦滿腸肥的經理，一面享用著炸雞排漢堡蛋早餐，一面含糊不清地交代著站在面前的她，像是一隻會說話的豬，字字句句都在吐露發財神蹟似的小心。

「妳可是咱們公司第一把交椅的財經專員，我跟董事長找了好幾個人選，談來說去，最後我力保妳出線，妳可要好好的把這筆生意給做起來，倘若把這對夫妻留下來，我保證升妳職、給妳半年的三倍分紅。」

「是，我一定不辜負您的期望，盡全力延攬這對夫妻的資金進來公司。」

她彎腰鞠躬，安撫好經理之後，立刻回到了會客室，準備這一次的出征，

她已經太過熟悉如何接洽新顧客，所以沒有事先看過助理幫她準備的資料，只是當她翻開檔案夾的那一瞬間，她就停留在那張照片上。

大寶。

像是在深海裡深藏了多年的寶藏，幾經洋流，浮浮沉沉，終將露出光明。

時間停止不了她封印的感情，乍現的大寶像一隻鑰匙，打開了潘朵拉盒的鎖，傾倒了所有的愛恨情仇，徒留希望。

再見到大寶，已是好幾個春秋。

她與大寶，都已不再年輕，青春變成了中年人最想積存的款項，無奈卻時常被俗世雜務提領而衰老。

她是公司第一把交椅的財經專員，然而在愛情裡卻是個悲憐乞討的小奴隸。

但就當她摩拳擦掌想大顯身手之際，卻遇見了她最難忘的人。

只是大寶已經是別人的人了。一見到真人，身旁早有了別人。手上的婚戒、手挽著手的親暱，都是別人宣示主權在手的證據，

她能吃什麼醋呢？連醋都吃不到的苦，是十八層地獄下的悲鳴。

畢竟配偶欄上的名字，才是主權人。

經理對於這次的交易，很是滿意，大寶夫婦的財富進了公司，像是一隻生命力極強的金錢幹細胞，旋風式的飽滿了公司，也增值了這對夫婦。次次的投資金融成功，經理得要更加卑躬屈膝討好大寶夫婦。但一個人跟他們吃飯，說甚麼都怪，總拉著她與大寶夫婦四個人一起進高檔餐廳吃飯慶祝，人不熟，錢熟。看在錢的份上，沒血緣都能比有血緣親。

「乾杯！乾杯！慶祝我們錢途光明！」

杯觥交錯，喝醉的經理像是瘋狂的小丑，拼命地找話題，高聲談笑，經理大讚大寶夫婦二人登對，郎才女貌，連人家的結婚戒指，都可以拿起來細細端詳，硬是說出胡亂拼湊的問句，什麼幾克拉、鑽石產業，還有求婚過程。

整頓飯對她來說，食之無味，形如嚼蠟，她無法直視大寶，深怕她眼裡的癡迷跟狂熱會被拆穿，這對她來說是一場犯罪呵；只是當經理聊起大寶求婚過程，她還是忍不住心痛了一下。

是啊，大寶的母親怎麼可能讓自己的孩子受苦？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的兒子會打洞，什麼成語不會用，就是門當戶對這句像個詛咒。

這一頓食之無味的飯局的尾聲，腦滿腸肥的經理早就已經喝得酩酊大醉，大寶的原配去開車了，還貼心的要大寶幫忙她。

她與大寶一起扶著經理蹣跚地走到了等候計程車處，在等待的同時兩人無話，只剩

下中間酒氣沖天的經理打著酒嗝的聲音。

夏天的夜裡竟然有一種沁涼的微風吹拂過，就就像是在安撫著白天被炙燙過火的地上萬物，就連她雙頰上的火紅也一併的帶來了降溫的涼快。

這些年來不見要說的話實在太多了，多到像惡性腫瘤一般，搪塞了她整個身體。

眼角餘光瞥見大寶，她像個偷偷摸摸的賊，貪戀著每一次的偷襲所見的影像。時間在大寶身上帶來的成熟感，他們都不再是當年的青少年了，轟轟烈烈不顧一切的愛情，早已注定敗給現實世界裡的柴米油鹽醬醋茶。更何況大寶現在有婚姻了，過去她思念的那些早就已成了禁忌。

好不容易招攬了一台計程車，她熟練的講出經理家的住址，原本也想要上車，經理卻推開她的手，低聲說道：「妳幫我好好的招待一下他們夫婦倆，這對我們公司重要！重要！很重要！」

一瞬間她明白了經理的酒遁是要她收尾，這也不是第一次替經理收拾宴會後續的事宜，經理喝醉是第一次，但就連喝醉，都心心念念著金主。車門很快的關上，再度留下一地的尷尬。

「等等車來了，要送妳一程嗎？」

大寶還是記憶中的那麼溫柔體貼，多年後的第一句話，竟是一個問句。

問句，是多麼讓人遐想的一個起手式？像是一個鉤子，勾起的不只有回憶，還有更多的期待與害怕受傷害。

此時的她，如同一個十六七歲的少女，與大寶再次四目相接，卻又害怕年少時期的電光石火，再次燃起不該奢望的想念，如驚兔一般別過頭，卻又牢牢記住那一瞥的快樂。

「不用，我等等招計程車就好。」

她知道大寶在看著自己，但是她卻希望自己盡量避免跟大寶再度有所接觸。不能啊。不能。

理智揪著她的呼吸，她不斷地告訴自己，此生與大寶應是公事公辦了，再無可能——

往回走去，大寶卻拉住了她，沒有想到大寶會有這麼一手，整個人重心不穩就這麼跌倒在大寶的懷裡。

然而就在那一瞬間，她看到大寶眼中的淚光，以及衣袖下隱隱約約的瘀血。

那一瞬間她明白了。

大寶並不幸福。

她記得令她擦槍走火的是見到大寶的傷口。

在衣袖底下看得出瘀血跟指印，衣料是遮蓋恩愛夫妻的假象，肉體的折磨，在她眼前看來，所謂婚姻，不過只是枷鎖。

大寶哭了。

「我已經失去過一次愛情，這一次再度回來，我說什麼都不放手！」

搜尋多少次記憶，大寶從未在她面前哭過。

這些年來究竟有多少委屈，多少辛酸被藏在這樁人人稱羨的婚姻裡？

她再也推不開大寶，這一次，愛情再度回來找她，是真愛。

大寶在她身上找回了愛情，而她亦如是。

於是外出的理由變多了，所有的藉口，都只為了貪戀愛情的蜜。

多年來的痛苦，在互相確認心意下，有了發洩的出口。

被發現的時候，她正在大寶的身下。

赤裸的兩人，被抓姦在床，怒吼、疼痛、燒灼，拳腳、各式各樣能傷害人的方式，都在此時現身。

「你們怎麼可以這樣對我？」

隨著那潑灑出來的液體落在她與大寶身上，咒罵的言語如雷火不斷，宛若兩隻見不得光的吸血鬼，在婚姻的聖水下，皮開肉綻。

「一天到晚不回家，我就知道有鬼！妳這個賤女人——」

她與大寶想要彼此保護對方，卻都也因為這樣，被地獄的烈火灼傷，大寶護著她，反擊對方，三人都受了重創。

她怎麼也不後悔的，這是她的愛情，她與大寶這一次不再分開，她已經有足夠的力量經濟獨立，她想要跟大寶在一起……

「妳醒啦？」

她張開眼睛，護理師像是在確認她那一縷小命幽魂，是否已順利返陽。

「妳的傷勢好嚴重啊，不過我們都已經幫妳處理好了喔，只是未來復健的過程還蠻漫長的，但我相信妳可以的。」

護理師的聲音帶著鼓勵，像是天使一樣對她展開善良的心胸，還體貼地幫她整理了一下被褥，點滴跟維生系統滴滴答答地此起彼落，「我知道妳，很有名氣，理財專家，從小到大，第一志願女校、第一志願大學，都是人生勝利組，相信妳一定可以克服這個難關的。」

「跟我一起……來的……那對夫妻呢？」

她困難的發出聲音。

「他們在隔壁房。」

等護理師離開，她困難地起身，耳際可以聽到外頭在立法機關門前不斷吶喊跟鳴笛的抗議聲，眼角餘光看到落地窗下的彩虹旗，還有在旗下黑壓壓的人群們，在陰沉的雨中用一種艷麗搶眼的姿勢挺立站著。

她費力地找到機器開關，按下關掉旋鈕。



躡手躡腳地把身上的監測器貼片拿起，一步又一步地往前，往大寶所在的病房。

從小到大她真的是人生勝利組嗎？

她的人生勝利組是被窮逼出來的，只有努力才能有機會擁有。一切都只因為自己沒有豐厚的生活條件，貧窮讓她連求愛的機會都沒有。

她努力的往前衝去，男人之所以能跟大寶用同一個病房，也不過是因為他們是名義上的夫妻，大寶的處境比她還要更危險……

她衝到了病房裡，看到的情況正好與自己所想的一樣——

三人同時受傷，同時進行手術，也在同一個時間清醒。

男人仍如一隻受傷發狂的野獸，矗立在大寶的病床前，大寶被他扼住喉嚨，受傷被包紮好的腳不斷地亂踢著，白色的紗布因為這樣的動作而開始染紅，她連忙衝了過去，隨手拿起了旁邊的點滴架，重擊男人的頭！

「啊！」

男人回過頭，三個如同木乃伊般被綁住的人，又如同之前那樣打鬥了起來。

「妳覺得妳們這樣會有好下場嗎？」

男人怒氣衝天，身上的傷口疼痛，更加深了他的恨意，兩隻從紗布縫裡露出的眼睛，宛若梅杜莎之眼，恨不得只想要讓眼前的這兩個女人石化。「我是妳的老公！就算我們不相愛，妳也該看看我們後面兩個家族的利益！竟然做出這種事情！」

「家暴跟同性戀，我寧可選擇同性戀！」大寶大聲地回擊著，兩個女人此時再度共同抵抗著那個失心瘋的男人。縱然男人的力量比女人還大，但在這生死存亡之際，大寶卻使勁了所有的力量，拿起旁邊的玻璃杯往旁敲出了一個裂口，銳利的玻璃杯變成武器，周旋於那個跟自己共同生活多年的男人，這

是大寶第一次用力抗拒這個男人，過去那些被毆打、被撕裂、被禁閉的自己，彷彿都在這個時候，成為她反抗的力量。

對這一段婚姻，她已經隱忍太久。

大寶做了這麼多年的父母的乖孩子，為了要孝順父母，為了不讓父母傷心，為了要守住家族的產業，為了要讓家族更加昌盛，這一路不知道捨棄了多少東西，甚至，連最珍貴的愛情，都一併捨去，這樁婚姻，就像是外表美麗，裡面有著劍山的美鞋，丈夫對大寶來說，簡直是一場永無止盡的噩夢。

那一晚，若不是再遇上高中初戀，大寶根本沒有勇氣反抗。

「政府都已經按照公投民意的結果，讓同志立了專法，哪裡有不傾聽民意而亂來？」

窗戶外面像是在呼應著病房內的打鬥似的，傳來了立院直播的廣播聲音，群眾激情呼喊，彷彿就像是另一場格鬥。

男人拿起旁邊的電熱水壺，就要往大寶身上砸去，她連忙用點滴架抵擋，鏘鏘鏘的好不嚇人，一瞬間現代的鬥毆以一種滑稽的方式激烈呈現。

「妳們在幹什麼？快點住手！」

病房裡的打鬥使得被扯下的儀器貼片產生了高頻的噪音，引來了醫護人員，大家想要靠近，卻發現三個人手上各拿著不同的武器，點滴架、摔碎而尖銳的玻璃杯，還有放在一旁的電熱水壺。

「我們也有繳稅，也是台灣的守法公民，為什麼政府不能給我們結婚的權利？」外面的抗議聲，透過大聲公一聲又一聲地傳送千里，就連醫院內的人都能聽得一清二楚。

男人恨透了兩個女孩，奮力地將她們逼到了窗邊，然而那全身被鹽酸燒燙傷的傷口彷彿像是有千萬隻螞蟻，化成可怕的惡魔，侵蝕著赤嫩的真皮，彷彿就像要啃噬骨髓至

深。「我要妳們通過去死！」

那致命的狂奔跟熱水瓶往兩個人身上襲來，兩人下意識地往下躲，她手上的點滴架揮落，絆住了憤怒的男人——

「啪啦！」

落地窗的玻璃抵不住那樣反撲的衝擊，男人的身子在跌跤的重心不穩意外中，就這麼從破裂的玻璃窗應聲飛了出去——

「三讀通過——」

男人的身子墜落的聲音，被淹沒在戶外激動吶喊的彩虹旗與人群落淚歡呼中，一瞬間，沒有人發現，那所有痛苦的火種，在雨後陽光甫出的瞬間，熄滅了。

她與大寶，總算自由了。

## 得獎作品：情殺

### 評審賞析：

此篇處理女同志的外遇題材，整體架構俐落緊湊，以一般異性戀婚姻外遇、情殺的經過，驚聳包裝了整個過程。故事主線具有衝擊性，又與同志專法的抗議場面結合，整體的驚嚇，突出了同志婚姻立法遭遇的阻難與傷害。但小說情節跳躍太快，來不及細緻處理的情感線索，全以快速的情節推動發展，難免掉入窠臼。

